

程善之先生著

殘水滸

秋風
湘亭評

新江蘇報館發行

程善之先生著

湘秋風評

殘水辭

陳含光署



影 近 者 作

敘

皖南程師善之、先兄綬伯摯友也、三十年前嘗共事揚州府中學堂、明叔適肄業於此、是時風氣初開、學校中猶殷殷然以經史爲重、先兄課經學、而善師則課史學、先兄抱漢宋以來傳統觀念甚篤、善師則發揚蹈厲、有革故鼎新之志、兩人之私誼甚厚、其論文字講性理、翕合無間、爲全校所注目、而政治之說則大相左、顧彼此不以爲忤也、先是善師嘗以醉心改革之論、爲清吏所偵、賴其友洪可亭許佩芳左右之、幸無事、在府中學時、其鄉人汪菊畝凌蕉菴輩倡黨議南都、善師時託病潛從之遊、不以告先兄、先兄亦佯弗知也、顧以人格相稱許者彌篤

、同人往往謂兩人迂且怪、誹議種種、胥不以爲意、自光復以後、蹤跡少疎、而一見之下、欣悅如故、善師生平有狂志、視並世人無當意者、不欲依之以謀衣錦食肉、又格於環境、亦自無以行其志、家居奉母、時時爲稗官小說之言、以資娛樂、今茲殘水滸、其一也、書成、明叔請以載本報副刊、署名一粟、善師四十以後學佛、於世事一切淡泊、尤不欲以著述鳴、明叔以爲方今善師求以忘世、而世未盡忘善師也、則剗削之際、自以眞姓名相見爲宜、遂不請而刻之、嗟乎、綬伯先兄之沒、垂十年矣、使其尙存、其鼓掌掀髯議論風生者、當可如哉、

民國二十二年秋儀徵包明叔敘于新江蘇報館

殘水滸

小引

秋風

昔讀施耐菴水滸，愛其善於描寫！一展卷，而百八人之性情品格，活躍紙上；讀之終篇，乃以一石碣一夢囈爲結束；則又怪其前之何其如火如荼，而後之又何其如夢如幻也。三復思之，當死生患難之際，是諸人者，固各本其天賦之特性，縱橫馳騁，出險入夷，恰以其血氣之剛，相爲綰合，斯有然矣。及其組織垂定，雖曰盜賊，亦必有其法律，有其指揮，以相維於不犯不散；則前之極力描寫者，一變而爲勉就範圍；乃欲於勉就範圍之中而仍不損其個性，此則自爲之難而無以自解者；故石碣之後，梁山泊之系統既成，只好於夢寐之中驅除淨盡，無他也，避難之故也。至後水滸之以征四寇爲功，以王邇羅爲壯，則節外

生枝而已。蕩寇志則純爲帝王辯護，其理想已甚卑鄙；無端生出陳希真諸人，崇拜帝王之餘，增以迷信，其尤妄矣。一粟頃以殘水滸見示，自張叔夜以外，人物無增於水滸者。而特就水滸所載各人之性情品格，一一痛快而發揮之！宋江之狡，吳用之智，舉無所措手焉，而水滸於是乎解散矣，其結構勝後水滸蕩寇志遠甚。一粟之才，不及施耐菴；殘水滸之文采，不及水滸，此無庸諱者。然而吾以爲善讀水滸者，莫如一粟。蓋能利用前水滸之疵病，而一一翹而出之也。吾謂一粟此書之成，當謝施耐菴；非施氏描寫於前，一粟何從發揮於後；非施氏護前而不肯著筆，一粟何從投閒以爲之結局哉？讀既竟，因略以已意分節評之，而撮其大要如是。

戊辰重九日秋風偶識

目錄

第七十一回

玉麒麟夢魂驚草莽

智多星妙語穩英雄

第七十二回

劫軍餉林武師遇友

念庭闈公孫勝歸山

第七十三回

吳加亮議打兗州府

燕小乙組合軍官團

第七十四回

黑旋風大鬧忠義堂

玉臂匠縱談天書碣

第七十五回

老英雄立志報前仇

弱書生知機先遯跡

第七十六回

劫商婦難爲裴孔目

獻頭顱大氣宋公明

第七十七回

羣雄領袖抱恨家庭

故國王孫傷心盟府

第七十八回

了前仇寨中進醕酒

消舊恨船頭認寶刀

目

錄

目錄

二

第七十九回

排祭品太尉當少牢

觸碑石義夫殉烈婦

第八十回

悼前塵憤揮熱淚

阻通番首抗雄威

第八十一回

汴梁城樂和演戲

曹南山吳用失機

第八十二回

一杯廣座斷送少年

雙淚荒山悲愴死友

第八十三回

杉樹坡大賊遭小賊

梁山泊降盜散降書

第八十四回

豪傑剛腸死生一決

軍師深算肘腋成謀

第八十五回

及時雨猛燒忠義堂

小旋風幾墮崇義府

第八十六回

離山超海不改野心

出死入生方知罪過

永濟第七十回
蕭讓將一百零
八人姓名寫出
此處盧俊義夢
見一百零七人
處斬天機湊合
於此可悟文章
著眼之方法

第七十一回 玉麒麟夢魂驚草莽 智多星妙語穩英雄

話說盧俊義夢中看見自己和一百〇七個兄弟，一齊就忠義堂下草地裏處斬，刀鋒過處，煞地一陣清涼。忽然間身子直跳起來，定一定神，原來完完全全睡在牀上。聽那譙樓上已轉五更，心裏兀自跳個不住，一身大汗，還不曾收。次日早晨起來，左思右想，悶悶不樂。看看忠義堂上比肩的兄弟，漸漸覺得神情與前不同。退到自己房內，自己將心問心：「山寨裏果有好結果嗎？打家劫舍，殺人放火，叫做替天行道，這便是替天行道嗎？我盧俊義堂堂七尺之軀，枉然學得一身文才武藝，却死在強盜窠裏，被千古臭名，真不值得。」一連幾日，放心不下，漸漸的病魔纏將上來，心中展轉，病如其更加重些，就此死去，倒比較乾淨，便索性不去支撐，倒將下來。（可見病不沉重）一連三日，忠義堂上首領，除却宋江吳用，最關心的便是燕青，（除却二字雙關）燕青見盧員外連日不出，宋江吳用事忙，料理不到，便獨自一個人來看員外。（燕青眼裏是員外不是副頭領）只見員外挺在牀上嘆氣，燕青走近前，叫聲「員外」，員外只不

自來做領袖者
多善猜疑其立
於運籌帷幄之
地位者見事較
明此吳用略可
推心置腹而宋
江不足與謀也
但一寸一字也

（不叫公明哥哥了）猜疑極重，我如說出，他必定說我平地造謠，搖惑人心，我看自從天書石碣以來，那廝神情更壞，其實他做的好事，誰人不知！」燕青道：「小乙看來，近日公明哥哥，待弟兄們確是兩樣，但他另有著眼（伏筆）小乙是知道的。無關員外的事情，可是員外一連幾日，垂頭喪氣的樣子，接上又是害病，他們怎能不有幾分估量，倘不說出，他們的悶葫蘆，打不破，也不甚好。據小乙看來，告訴大家，固然不得；就是公明哥哥，也防他突然變臉，不好收拾。只吳加亮那廝，不必瞞他。等一會，小乙去特將他約來，員外只要做推心置腹的樣子，將夢裏所見，揀可說的說明，他必然有話寬解。員外！你便現出大澈大悟的情形，敷衍他過去，不但無事，日後還有指望呢！」盧俊義道：「什麼指望？」燕青道：「事未可知，員外你難道忘記了頭一次上梁山泊的時候旗子上寫的字麼？不要輕易灰心，只要員外保重身體便是！」燕青說一句，盧俊義點一下頭。燕青出去，盧俊義又款款地睡下。不多一會，吳軍師，便全安道全來問病。盧俊義稱謝了，安道全請盧俊義伸出手來，診了脈，開了些

順氣官鬱的藥，勸盧俊義道：「此病因憂鬱而起，於今不可再悶；只要能得開懷，照方兩劑便愈。」說著，起身告辭道：「前日柴頭領的病，也和頭領相似，現在也不會全好，還要去看看。」盧俊義道謝了，就牀上拱手送安道全出去，卻望了吳用一眼，吳用會意，由安道全全去，轉過身來，傍盧俊義牀邊坐下。盧俊義嘆口氣道：「安先生真是天醫星，恁地知道人心事。」吳用道：「小可和公明哥哥，原先不知道員外抱恙，只奇怪因何幾天不到忠義堂，恰恰這幾日有些公事，沒有空來相看。直到今日下午，聽燕青頭領說，方纔得知。請問員外心中因何事憂鬱？小可想員外豪傑心胸，浮雲富貴，決不會思前慮後，捨不得當日家私的道理？員外！你有什麼心腸？不妨告知小可，也好替員外稍爲分憂。」盧俊義便附吳用的耳，將夢中光景從看見長人稽康，一直說到一百○八人，在忠義堂下草地裏處決爲止。盧俊義又道：「夢中之事，那裏真有什麼預兆，但是留在心中，總不免有些忘忘忘忘的，所以特地請軍師來告訴一番。」吳用坐著，默默無言地，（想）聽盧俊義說完，半晌，忽然哈哈大笑，直

活繪一個智多星來

與上文教導李固溝通賈氏等語遙遙相映章法完密

笑得盧俊義奇怪起來，問道：「軍師笑什麼？莫非笑盧某瞎說亂道麼？」吳用連搖頭道：「不是！不是！小可只是歡喜，是替員外得意。員外做的夢，千萬確，是將來的預兆。將來我們一百〇八人必定到這一天，是無疑的。替員外歡喜，便是如此。」盧俊義道：「果真到這等地步，還有什麼得意呢？」吳用嗤的一聲道：「員外！你到底是員外，（吳用稱員外之心意與燕青不同，於此表出盧俊義之不肯黨賊，亦借口中到底二字點明。）你兀自不會回頭想一想呢？小可要請問員外，我們忠義堂衆位弟兄，比你那賈氏娘子如何？管家李固如何？」盧俊義搖頭道：「軍師，恁地顛倒說法，這些淫濫卑污的禽獸，那裏還配得提起？」吳用道：「照員外這樣說來，是一定抵不上我們忠義堂上衆弟兄了，但是員外平下心來看，假如當日沒有那一齣傷天理蔑人倫的事，（事是誰串成的，軍師識員外不透，弄巧成拙，就此一語。）伺候員外是非常忠順的。員外！你看可比得上比不上呢？」盧俊義連連搖頭道：「什麼話！什麼話！軍師！你儘繞着這些話頭，怎地？」吳用道：「員外既如此說法，那麼，就員外安居在

大名城裏快快活活地，享豪富的家私，一直無憂無慮高壽百年，考終正寢，也無過孝韓之內，得這幾人的些些眼淚罷了。不是小可誇口，我們山寨裏一百多位英雄豪傑的弟兄，照員外夢中的景況，一個個視死如歸，甘心爲員外捨命員外！爲你一人，大家朝死路上走。員外！你離開我們忠義堂，天涯海角，去找我看，找得一兩個人，便是萬千之幸，只怕還不得能彀呢？員外！你能得和英雄豪傑的一百〇七個弟兄同生同死，卻不歡喜，難道真要在家里考終正寢受尋常兒女的眼淚才歡喜麼？員外！你太於看重了尋常兒女的眼淚，看輕了英雄豪傑的頸血了。員外！你想想看，山泊上一百〇八人，這夢只配員外一個人做，又可見得老天對員外的意思。你又要憂愁發病，不是小可瞎說，你太於員外氣了。」吳用一席話，說得盧俊義啞口無言，停一會，掙扎下床，對吳用深深一揖道：「軍師議論，真是透澈，盧某頓開茅塞，領教多多。」吳用見盧俊義一時醒悟，（此吳用所謂醒悟也）也自歡喜。又坐一會，告辭而去。吳用去後，從宋江起，許多頭領，一一都來問病。（原先未敢）燕青又呈明宋江（呈

如山崩如峽流
氣重字句下得
亦重所謂軍師
議論真是透澈
乃作者啓示學
文之方不可不

盧俊義有病敘
述從李應口中
說出輕變過去
或多或略變化
多方

字官樣。暫時宿盧俊義房中幾日，照應湯藥一切。不多時，盧俊義病體復元，上忠義堂幫宋江料理事務。清早，忽見撲天鵬李應和神算子蔣敬上堂來報告：「山寨錢糧，現今纔穀三月之用，須要早早設法。」原因本來山寨人馬不過七八千人，後來招收了許多兄弟，尤其是關勝呼延灼兩路人馬，總計一萬以外。其他收降官軍，以及綠林兄弟，大小頭目選卒，又差不多一萬，（先舉大數，見降將舊部之多，爲後日反正地步）所以漸漸的消耗下來。宋江問：「柴頭領怎麼不來。」李應道：「柴大哥連日抱有微恙，安先生勸他散散心，今日病愈，引數騎下山打獵去了。」吳用道：「錢糧的事，小可有一計較在此。」畢竟吳用計較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情爲文經，詞爲理緯，經正緯成，理定辭暢，是爲立文之本源，此回歷敘盧吳燕青諸人聲音笑貌，無一不本諸情理。

能看重英雄的頸血，纔能看輕尋常兒女的眼淚，觀于林陳謀刺李準，鍾明光謀刺逆龍，都從此語中悟出。

湘亭

殘水詩

第七十一回 玉麒麟夢魂驚草莽 智多星妙語穩英雄

七

殘水滸

第七十一回

王麒麟夢魂驚草莽

智多星妙語穩英雄

